树知道

梁一敏 开叶 著

阜阳师范学院图书馆
藏书

葛一敏 乔叶 编

树知道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树知道／葛一敏，乔叶编. — 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5
（微散文）
ISBN 978-7-5399-7949-6

Ⅰ. ①树… Ⅱ. ①葛… ②乔… Ⅲ.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Ⅳ.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85571号

书　　名	**树知道**
编　　者	葛一敏　乔　叶
责任编辑	赵　阳　刘　佳
装帧设计	周伟伟
插图摄影	周宜荣　王　蕾　辛海龙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8
插　　页	16
字　　数	160千字
版　　次	2015年3月第1版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7949-6
定　　价	38.0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CONTENTS 目录

我怀念

老家 孙 犁..... 003

我怀念 李佩甫..... 006

春天是一点一点化开的 迟子建..... 011

风在喊 豆春明..... 014

卧镰 杨天斌..... 018

香衣襟 吴凤珍..... 021

故乡与方言 张若愚..... 024

与村庄有关的一头牛 王新军..... 028

给树留个柿子 毛甲申..... 036

看社戏 王英琦..... 043

难外难 徐小兰..... 051

乡村土语 乔忠延..... 056

我在异乡寻找故土　陈　原..... 064
乳话　方　希..... 068
外婆的早饭　李　娟..... 076
石头何时生长　陈礼贤..... 082
拣麦穗　张　洁..... 084
听那一声叫　邓星雨..... 089

树知道

“大雪”这天下了大雪　冰　心..... 095
鸟鸣　端木蕻良..... 098
清塘荷韵　季羡林..... 103
草戒指　铁　凝..... 108
草木虫鱼　莫　言..... 113
家乡耍活　郑彦英..... 118
地上有草　周大新..... 123
清明不是节日　郭文斌..... 129
回想春天的气味　唐　敏..... 133
下雨天，真好　琦　君..... 137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

露水的信　鲍尔吉·原野..... 144

捅燕窝　刘　芳..... 147

清明草　施雁冰..... 153

树知道　苏沧桑..... 158

可以预约的雪　林清玄..... 162

雪的面目

古筏　辛保平..... 169

树会记住许多事　刘亮程..... 174

我们都是木头人　徐　迅..... 179

野草　夏　衍..... 183

秦腔　贾平凹..... 185

拾石记　叶浅予..... 194

菩提　叶公觉..... 197

关于菩萨的几件事　柴　静..... 203

棋形不好　张　炜..... 206

佛缘　戴厚英..... 210

有些雪不一定落在河里　徐　迅..... 217

鹅毛笔与大拇指　大　卫..... 221
雪的面目　林清玄..... 225
屋顶上的灰灰　杜　丽..... 227
人鼠之间　琦　君..... 231
做女人与下棋　陈　彤..... 236
佛眼　素　素..... 239
三叶草　程　彧..... 244

我怀念

老家

孙犁

前几年，我曾诌过两句旧诗：“梦中每迷还乡路，愈知晚途念桑梓。”最近几天，又接连做这样的梦：要回家，总是不自由；请假不准，或是路途遥远。有时决心起程，单人独行，又总是在日已西斜时，迷失路途，忘记要经过的村庄的名字，无法打听。或者遇见雨水，道路泥泞；而所穿鞋子又不利于行路，有时鞋太大，有时鞋太小，有时倒穿着，有时横穿着，有时系以绳索。种种困扰，非弄到急醒了不可。

也好，醒了也就不再着急，我还是躺在原来的地方，原来的床上，舒一口气，翻一个身。

其实，“文化大革命”以后，我已经回过两次老家，这些年就再

也没有回去过，也不想再回去了。一是，家里已经没有亲人，回去连给我做饭的人也没有了。二是，村中和我认识的老年人，越来越少，中年以下，都不认识，见面只能寒暄几句，没有什么意思。

前两次回去：一次是陪伴一位正在相爱的女人，一次是在和这位女人不睦之后。第一次，我们在村庄的周围走了走，在田头路边坐了坐。蘑菇也采过，柴禾也拾过。第二次，我一个人，看见亲人丘陇，故园荒废触景生情，心绪很坏，不久就回来了。

现在，梦中思念故乡的情绪，又如此浓烈，究竟是什么道理呢？实在说不清楚。

我是从十二岁，离开故乡的。但有时出来，有时回去，老家还是我固定的窠巢，游子的归宿，中年以后，则在外之日多，居家之日少，且经战乱，行居无定。及至晚年，不管怎样说和如何想，回老家去住，是不可能的了。

是的，从我这一辈起，我这一家人，就要流落异乡了。

人对故乡，感情是难以割断的，而且会越来越蒙绕在意识的深处，形成不断的梦境。

那里的河流，确已经干了，但风沙还是熟悉的；屋顶上的炊烟不见了，灶下做饭的人，也早已不在。老屋顶上长着很高的草破漏不堪；村人故旧，都指点着说："这一家人，都到外面去了，不再回来了。"

我越来越思念我的故乡，也越来越尊重我的故乡。前不久，我写信给一位青年作家说："写文章得罪人，是免不了的。但我甚不愿因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

为写文章，得罪乡里。遇有此等情节，一定请你提醒我注意！”

最近有朋友到我们村里去了一趟，给我几间老屋，拍了一张照片，在村支书家里，吃了一顿饺子。关于老屋，支书对他说：“前几年，我去信问他，他回信说：‘也不拆，也不卖，听其自然，倒了再说。’看来，他对这几间破房，还是有感情的。”

朋友告诉我：现在村里，新房林立；村外，果木成林。我那几间破房，留在那里，实在太不调和了。

我解嘲似的说：“那总是一个标志，证明我曾是村中的一户。人们路过那里，看到那破房，就会想起我，念叨我。不然，就真的会把我忘记了。”

但是，新的正在突起，旧的终归要消失。

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二日，晨起作。

闷热，小雨。

我怀念

李佩甫

我怀念家乡的牛毛细雨，就那种密密、绵绵、无声，像牛毛一样的细雨。扎在身上的时候，软绵绵的。如果更准确地说，它不是扎在身上，它是润，是一丝儿一丝儿的润意。就像人们说的，没有声音，有一点点凉、一点点寒意、一点点含在雾气里的那种雨丝儿。当你在田野里奔跑的时候，那雨一针一针地把你罩着，久了会有一点痒，真的，落在脸上的时候，有一点点湿意，凉意，很孩子气的痒意。尔后，它一点点透，那湿气慢慢地浸润在你身上，等你跑回茅屋的时候，当你站在屋檐下的时候，回过身，你会发现，在天光的映照下，那雨丝才开始斜了，丝丝亮着。

我怀念瓦檐儿上的滴水。雨后初停，瓦檐儿上的水一串一串地滴

下来，先还是密的连珠儿，而后就缓了，晶莹着，亮着，一嘟一嘟的，就像是白色的葡萄汁，一点点浓。当它滴下来的时候，在房前的黄土地上滴出一个一个的小圆坑。把地上的黄土砸成一个个正圆的沙窝状，那小圆坑一个一个地在房檐下排列着，先是“弈儿、弈儿”的，而后是“叭”声，再后是“啾”声，那声音是有琴意的。

我怀念家乡夜半的狗叫声。我甚至怀念走夜路时的恐惧。在无边的黑夜里，夜气是流动着的，一墨一墨地流。特别是没有星星的夜晚，你能听见自己的心跳。眼前是无边的黑暗，身后也是无边的黑暗，那黑织得很密，浓得化不开，看不到方向，没有方向，你只有高一脚低一脚地走，你有一点点怕，越走越害怕，或许远处有两星“鬼火”，你就更怕……可是，突然就听见了狗叫声，一通狗叫。那声音并不暴烈，只是连声、断句、热烈，还有亲人般的温馨。在黑暗中，听到狗叫声，脚步不由得就慢了，心也就放松下来，眼前就像是有了照路的灯，那狗叫处就是你的灯。也仿佛在给你打招呼，说：孩儿，到家了。

我怀念藏在平原夜色里的咳嗽声或是问候语，那咳嗽声就是远远的一声招呼，就是一份保险和身份证明，也可说是一种尊严，或许还夹杂着对小辈人的关照呢。在夜色里，那问候也极简短：—谁？—嗯。—咋？—耶。短的、远远的、以声辨人，简单、直白、毫无修饰，声来声去，这里边却藏着亲情，藏着世故，藏着几代人的熟悉和透骨的了解。

我怀念蛐蛐的叫声。每当夜静的时候，蛐蛐就来给你说话了，一

声长一声短，永远是那种不离不弃的态度，永远是那不高不低的聒语。当你觉得孤单的时候，当你心里有了什么淤积的时候，你叹它也叹，你喃它也喃，就伴着你，安慰你，直到天亮。天一亮，它就息声了。

我怀念倒沫的老牛。在槽前卧着，一盏风灯，两只牛眼，一嘴白沫，那份安然，宁人。我甚至怀念牛粪的气味。黄昏时分，在氤氲着炊烟的黄昏，牛粪的气味和着炊烟在村庄的上空飘荡着，烟烟的，呛呛的，泛着一丝丝日子的腥臭和草香，还有嚼过后老牛反刍的那种发酵过的气味，臭臭的，有一种续命的腥香……它游走在一堵一堵的矮墙后边，温霞霞的，那是一种混杂着各种青色植物的气场。在这样的气场里，你会自如、自贱、心态低低的，也不为什么，就安详得多，淡然得多。偶然，你抬起头，就会听到老牛哞的一声，像是要把日子定住似的。

我怀念冬日里失落在黄土路上的老牛蹄印。在有雪的日子里，那蹄印冻在了黄土路上，像一个一个透明的砚台，抬不起来的砚台。偶尔，砚台里也会有墨，那是老牛奋力踏出来的泥，蘸着一点黑湿。夏日里，那又像是一只只土做的月饼，一凹一凹的月饼，印模很清晰，可你拿不起来。你一捧一捧地去捉，你一捉，它就粉了，碎了，那是儿时最好的土玩具……那也是唯一抹去后，可以再现的东西。

我怀念静静的场院和一个一个的谷草垛。在汪着大月亮的秋日的夜晚，我怀念那些坐在草垛上的日子，也许是圆垛，也许是方垛。那时候，天上一个月亮，灿灿的，就照着你，仿佛是为你一个人而亮。

你托着下巴，会静静地想一些什么，其实也没想什么，就是想……多好。偶尔，你会钻进谷草垛里，扒一个热窝儿，或是在垛里挖一条长窖儿，再掏一个台儿，藏几颗红柿，等着红柿变软的时候，把自己藏起来，偷吃着。更有一些时候，外边下雨的时候，你会睡在里边，枕着一捆谷草，抱着一捆谷草，把自己睡成一捆谷草。

我怀念钉在黄泥墙上的木橛儿。那木橛儿楔在墙上，经汗手摩挲出来的、在岁月里已发腥发黑发亮的那种。上边挂有套牲口用的皮绳、皮搭儿、牛笼嘴；挂着夏日才用的镰刀、桑叉、锄头、草帽；挂有红红的辣椒串、黄黄的玉米串和风干后发黑了的红薯叶；上边挂有落满灰尘的小孩儿风帽和大人遗忘了的旧烟袋……如果墙上的窟窿大了，在木橛儿的旁边还塞着一团儿一团儿的女人的头发（那是等着换针用的），或许是一包遗忘很久了的、纸已发黄了的菜籽或老鼠药什么的。那是一种敢于遗忘的陈旧，是挂出来的、晒在太阳下的日子。

我怀念那种简易的、有着四条木腿儿的小凳。那小凳到处都是，它就撂在村街上或是谁家的院子里，也不管是谁家的，坐了也就坐了。那小凳时常被人掂来掂去，从这一家掂到那一家，而后再掂回来，一个个凳面都是黑的，发乌。夏日里，有苍蝇落在上边；冬日里，雪把它埋了，并没人在意。当你坐在上面的时候，就觉得很稳、踏实。那姿态也是最低的。当你坐上去的时候，没有人来推你，也没人想取而代之。

我怀念门搭儿的声音。夜里，你从外边回来，或是从屋子里走出去，门搭儿会响一声，那声音咣的一响，荡出去又荡回来，钝钝的，

就像是很私密的一声回应，或是问询。这时候，你忍不住要回一下头，那门搭儿仍在晃悠着，甩甩的，和日子一样……碎屑，安然。

我甚至于怀念家乡那种有风的日子。黄风，刮起来昏天黑地，人就像在锅里扣着，闷闷地走，嘴里、眼里都有土气，你弯着腰，嘴里呸着，就见远远的，风一柱一柱地旋，把枯草和干树枝都旋到了半空中，荡荡的，帅帅的，像是扯起了一面黄旗。当你从玉米田里钻出头，当你从风里走来，当风停了的时候，你突然觉得，天宽地阔，焐出来的汗立时就干了，那远去的风已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时候，你是想跟风走的。此时此刻，你会想，要是能跟着风走，多好。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